

我去了全封闭的工厂，帮助那里复工复产

在工厂和医院的工作完全不一样，我之前从来没做过这种工作，所以刚来时也是完全摸着石头过河。我发现，首先得跟工人打成一片，先成为工人的朋友，再来更好地宣讲专业的医疗知识。

□ 口述 | 马晓飞 整理 | 王仲昀

2月27日，是我结束隔离病房工作后，在酒店隔离的第十天。当天下午，我接到了医院通知，因为疫情逐渐得到控制，隔离期结束后我就不用再进隔离病房工作了。

听到这个消息后，我立马给家里人打了电话，告诉他们自己即将“解封”的好消息，很快就能一家团圆。他们快一个月没见到我，我也有点担心他们，很想回家看看。不料，第二天医院又打电话来，说我们荆州有重点企业要复工复产，得安排驻厂医护人员去帮扶企业，搞好疫情防控和医疗保障。他们想安排我去，问我有没有困难。

犹豫了几秒钟，我几乎出于本能地说：“没问题，接受组织安排。”之后我又跟家人说了这事，他们多少有点失望。因为头一天在电话里，我还告诉他们能回家，他们都开始收拾打扫我的房间了。

现在，我已经在这个全封闭的工厂工作了11天。自2月2日离开家，将近40天没回过家了。

从诊疗病人，到帮助工人

我叫马晓飞，是湖北荆州中医医院骨科的一位副主任医师。此前，由于疫情暴发，我作为一名骨科医生，也接到了前往抗疫一线的通知。

2月2日，在进隔离病区前，老实说我有点紧张、焦虑。一方面可能是职业的关系，了解和接触到的相关信息更多，知道这个病传染性强，又暂时没有针对性的药物；另一方面，当时疫情还在发展，形势也比较严峻。离家前，我还想过，要不要把我银行卡账号密码什么的都写下来。后来转念一想，没必要，本来家里也都是我夫人在掌管经济大权。

不过，等我开始和同事一起工作后，这种紧张感就逐渐被冲淡了。我被分到荆州中医医院的隔离六病区。我们病区主要收治轻症新冠肺炎确诊患者。在日常诊疗过程中，我发现病区



马晓飞在工人的岗位上与其交流。

的大部分患者或多或少都有些心理上的障碍，有觉得失去自由不配合隔离治疗的，有不愿面对自己病情的，有悲观厌世的，有自己在网上搜索治疗方案要求医生对照诊治的。

所以，除了常规治疗外，我每个班大部分的时间都用在疏导和安抚患者的情绪上面。正应了特鲁多医生的那句“有时治愈，常常帮助，总是安慰”。

我进去隔离病区时，正是疫情发展迅猛的时候。我们病区一共14个隔离病房，最严重时这些病房都收满了。我们是中医医院，所以每天会收集每个病人的脉象、舌苔，汇报给医院的专家组，由他们给出个性化中医药治疗。这样的治疗方案，后续看来效果还是不错的。

由于有海南的医疗队援助我们，所以到2月17日，连续工作15天的我结束了第一阶段工作，开始轮休。离开医院时，情况还不像现在这样好转，病人数量也没明显减少，所以领导也让我们做好准备，可能后面还要再来一线。

接着就开始了在酒店的隔离。2月27日，医院告诉我，隔离病区已经从原来的6个减少到3个，轮休医生后面也不用再去了。以为再过几天能回家的我，第二天就接到了去工厂协助复工复产的任务。